

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遣使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  
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車霸王者託於

賢伊君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  
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執  
僕庸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為官室也量小大而知林木矣此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待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  
景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其功廢其行夏至之日而谷不長也  
射魚拍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况乎公孫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服暴  
以劫弱商夷與北狄攻侵中國之不絕若  
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實正有無審威三在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齊荆蠻以尊  
周室肅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諸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楚鄭敗諸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墨攻子王子康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公來季子  
異州揚威子鷄父鄭僖公當有千乘之國  
尚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之於民者不先  
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譴也反行人子朝曰  
余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  
無強楚之患文公之晉厲公之楚  
王得臣文公為之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大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羸之諫敗死於  
戎故其進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而親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染  
摸也國家昏亂而良日見魯國大亂季反之  
莫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二十二年季子之卒後邾魯于其南齊伐其  
北魯不勝其忠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

唐之起必自此始也公手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使於臣下外困於夷亂  
弱之患也禧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異何  
足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拔不用而大者其  
亡也若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瑋公不知  
乎安知孔父死已必趨死而後之

而示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  
而舉成數乎角而落於拍公間而舉之魁龍跪石  
而登巖孔子為之下直堯舜相是不遠乘陰文  
王舉大公不以目見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必與之臨財分貨苟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重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鹿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見即見

則百節知矣由北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想  
全即固足知大體矣

商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士  
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魏之官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朝果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門而功迹不等者所性異也是故威王與  
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魏武靈王也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  
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  
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  
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  
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力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建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相公無日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子箕子被段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登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桓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云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云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速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以叔兄而立善仁義也將謂桓公介儉乎與婦人同與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且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石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周公且曰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至



皆至是子所與同交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大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大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若  
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  
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  
達之心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上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士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紅魯王將叛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晉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郟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主將殺之出土走晉晉  
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遠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士之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三之中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責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少取拊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

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  
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  
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馬慤愿順然  
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  
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  
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  
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劄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

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  
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  
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  
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寧寡矣苟有  
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  
至於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也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  
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也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  
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蕩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  
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  
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  
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  
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  
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樂之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而不可  
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可

好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空  
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  
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  
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  
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  
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驩駟騏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實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令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廟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者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絀素綺繡靡麗堂楮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綠衣果園梨栗後宮  
婦人拂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  
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  
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  
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  
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鮒去衛靈公  
會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鮒之入也而後入臣是  
以知其賢也

今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三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國免矣乎

孔子問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文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間之以衆攻寡而無不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子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譚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  
者驕入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

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  
待亡者也貧窮者下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  
得貧窮者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  
父文侯道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教  
吾不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文之  
言文守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所以  
文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辛三年而  
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  
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

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  
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  
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  
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  
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  
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  
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解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令將軍方吞一國

持長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檀公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穰曰今日諸君皆為賤相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

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

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  
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曰由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  
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  
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閭小  
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自  
公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六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善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諸出寇罷能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哉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子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文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士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 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 絕食而難蹠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下容衆也事君五去是  
 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威德之士亂世所疏  
 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法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張也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急耳為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二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知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怒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寡人言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位八臣隣之有田也以一盂飯一壺酒三鰒  
魚祝曰蟹螺者宜食齊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車馬百乘與平諸  
侯之禮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與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去齊奔楚楚王郊迎問曰楚國為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勿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會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賈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息從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言及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賈子將楚發  
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將軍為右將軍

正齊法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可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賈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丈侯喟焉歎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臣寒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丈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漢漢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鬻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鰌曰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且以  
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也善而  
替不獻能而進賢朝夕諫善敗而納之聽則進  
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於難出在於外之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

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由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

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范中行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  
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人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其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不己而離之賢者怨之不肖者離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無不肖亡得也

晉制武於郊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之  
公猶有喜色也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  
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子毒也  
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慮退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  
乃使復將

史記卷第八

言苑卷第九

鴻嘉五年五月己亥護奉 勅使著光祿大夫臣劉向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  
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自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  
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  
忠臣不怨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夫則身亡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上人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寧危身也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下  
致危君下不以危身以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不殆昔陳靈公不聽鮑叔之諫而殺之曹棼  
諫曹君不聽而去去心秋序義雖俱賢而曹棼  
禮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  
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  
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焉  
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  
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白不知  
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  
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場三也

儒有餘酒而死亡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  
扶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  
屏鍾鼓除筓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  
之謂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開曰請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  
問人曰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直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  
孟嘗君迷廵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  
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  
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  
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訕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而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闔閭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妾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闔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子萑陽宮一本作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謂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害  
之。若不見關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七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關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劔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自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郡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殺假父，有嫉妬之心，褻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賞陽宮有下孝之行從蒞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厄解無  
秦者目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不殿左手接之右手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  
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出左方  
行迎太后賀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為大  
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今直使朕得  
秦之士使使妾母子復得相會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目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必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曰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蔡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常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直賢用諫

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是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子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蕪乎蕪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蕪乎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也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  
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  
伐孤竹刻今之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王而朝者九  
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且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皆太  
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  
非武也姪婦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通

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  
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  
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  
游左河慶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後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  
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射其省曰荆臺之遊與  
子其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  
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  
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若司馬子其素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  
設臣之軀置臣之家而祿司馬子其素王曰若我  
弗止聽公子西能禁我遊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  
陵山崩陲為陵於荆臺未嘗有特鍾鼓管絃之樂  
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  
臺今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  
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笛路之矰以畋於雲臺三  
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  
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笛路  
之矰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甫伏將笞王王曰不殺免  
 於不祿託於諸臣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  
 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  
 席王王伏保申東細簣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  
 此者一丹謂王起矣三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之耻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  
 此不殺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徒保申殺亦

黃之狗折筮露之矰逐舟之姐務治乎非燕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  
 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  
 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夫下魯之至今明  
 主忠且孝子以為法

昔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  
 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  
 敬舟矣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

以發于天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  
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  
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今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  
被甲之士名曰公盧堅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  
何笑對曰臣有宿疾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  
以解之則死對曰當秦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  
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  
而去之臣失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  
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  
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  
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

予睹齋教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閨則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俾率百姓以守宗廟今

見戮於刑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無惡馬且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且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  
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  
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簞簋者有人且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  
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  
且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洽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且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

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立地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日爭寵新君

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蓋疏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六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  
信用嚙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僞許而貪齊璧藉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  
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  
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  
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子嚙既與子胥有隙因  
子胥爲之剛暴少思其怨望請賦爲過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代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是禍不難且自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且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且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錢之劔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且宰嚭為亂王顧反  
誅我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且殺長者乃告  
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拔吾  
墓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鷓鴣革浮之  
江中吳人怜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餘年越龍宮吳王濞與戰下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簡公曰曰常與宰弔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君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弔於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執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照  
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況畏而聘焉者乎聞是而生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之孫夫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戡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三子其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三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鎖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淵  
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大山今

極天命之壽無窮之樂保萬壽之壽不  
反掌之易以居大山之安乃欲求重死之危  
上天之難此愚人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於今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其焚之善射者色去也  
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目未知操弓  
時夫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可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事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毫末  
引而絕可摧而拔擗其未生先其末也故曰  
不見其長而進者有時而退者有時而退者  
有時而退者有時而退者有時而退者有時而退者

我肯理不知其惡有時而止目誠願大  
孰謂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  
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許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目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存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自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  
行故武王謬謬而昌紂嚙嚙而亡君無謬謬之  
臣父無謬謬之子兄無謬謬之弟夫無謬謬之  
婦士無謬謬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  
心奔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證道卷第十

鴻嘉四年二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  
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初以存身全國  
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

於魯將鮮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  
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  
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  
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  
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樂土地博裕  
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  
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敏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而守以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  
貝為天下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

中則具月盈則食夫地  
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遇  
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  
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  
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歎  
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  
此爲何器對曰盞爲右  
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  
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  
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  
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  
噫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撝之子路曰撝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  
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撝而不  
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撝而益之  
故撝自撝而終故益

常撝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  
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  
子常撝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  
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也耶常撝曰嘻是已

常撝曰過喬水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水  
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撝曰嘻是已張其口而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常撝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  
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撝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  
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者聃有言曰天下之至  
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  
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哉  
向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細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  
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  
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德  
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  
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  
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  
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  
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  
知地則不失財日元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死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  
氏之亦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  
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後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命危於高主

清孝

不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百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  
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  
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  
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  
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媮大國足  
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

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  
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  
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嫖大之行甚  
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  
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  
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歎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  
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盟下諸侯  
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

自爲來尊寵不謂能誦命也  
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  
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  
在於得意而急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  
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子饗國饗國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  
子失道出君子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教任各  
祀先軫陽處父書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

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極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襄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商丘故曰襄成之過在於得志而忘

士

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

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

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

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

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

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

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

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  
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  
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  
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  
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  
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  
問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

別式二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  
衣麤衣冠曰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  
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  
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  
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  
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甚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甚卯之賢王曰以孟嘗甚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由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國之時智氏最強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一於晉陽決河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

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

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半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爲之故士雖聰明且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  
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  
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  
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  
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  
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堅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帳闌酒  
與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從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  
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當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言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弔吾孤也且樞畢尚薄屋無哀吾喪  
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  
兵要之沒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  
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不為天  
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

志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  
人災災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  
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茂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之禍之根也口是勿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盜怨生人民害甚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以天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眾人感感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  
於此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頌曰弟子日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  
馮禍哉

國之奢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  
臣受而不用也人多受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  
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  
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言以進見之丘五子也擁鑿  
攜索而哭孔子碎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也兵五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之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  
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子風不定子欲養  
乎親不在以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  
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  
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在早懼然曰不逢時之  
君子豈不殆哉從之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  
一也位下阻害一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  
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  
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人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將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

辱難消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人也取塵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虛於人  
講為君子名聲常左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言  
安危在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謀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項回曰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

有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  
於外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後用四曰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官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覆吾嘗見稠林之無木乎原為谿谷君子為也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而也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也君子也其也小人敬以也其刑奈何無戒而也

有亦上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也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也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汜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以下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嘔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鳩鵲飛冲夫豈不高哉稽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虎其皮與人者必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交質之加於泥者何釋恭焉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未敢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下  
畏緇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說者多若身不死安  
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富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卷第十